

跑在大車馬路的人

短篇小说散文集



跑在火车前面的人

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工人业余创作组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frac{3}{4}$ 字数 140千字

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10088·585 定价: 0.50元

目 次

耸立的标杆·····	铁 笛	1
心里的标准·····	赵培玉	23
挺拔的新竹·····	李明信	38
跑在火车前面的人·····	张文清	59
革命者·····	黎 明	77
银线新歌·····	张文清	95
筑路工之歌·····	山广骏	116
岭上春水·····	于泰礁	132
十月的回忆·····	青 衫	145
两张珍贵的照片·····	刘圣化	155
风雨灯·····	李运坦	163
路·····	山广骏	171
渡口追舟·····	万云尊	185
江鸥展翅·····	芦相鼎	195
铃声·····	梁 玮	204



耸立的标杆

铁 笛

测量队员手中耸立的标杆，就是祖国
新铁路线的路标……

——测量队员的手记

—

一九七五年的初冬，山区里过早的落了一场大雪。

早晨，雪后的天空湛蓝湛蓝的，清澈明净，象一幅平展着的蓝绸，显得格外的广阔开朗。早饭过后，测量总队院里的雪地上，被一双双有份量的大脚踩得咯咯吱吱响。洪亮的嗓门儿，满院子里热烈地打着招呼，说着风趣话儿。被召来开会的分队书记、队长们，象军事集合一样齐，都掐着钟点赶到了。霎时间，就聚满了会议室。

会议一开始，总队党委书记王坚就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总队接受了测绘一条重要铁路线的任务。这条铁路

线的施工期限紧迫到什么程度呢？形象地说，就是施工队伍的前脚尖要踩着测量队员的后脚跟，只要测量总队在前边把粗略的线路走行位置标定下来，施工的大队人马就进点开工。这叫边设计，边施工。修筑这条艰巨的铁路线，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宏图 and 敬爱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精神决定的。这消息象放了颗百吨炸药的大炮，震动人心啊！

王坚书记简略讲明形势后，总队党委委员、总工程师高春山站在会议桌前，指着挂在身后的地图，说：“不是我们不注重科学，这是一项革命的壮举，大家看看这张地图就会理解。”

高春山五十多岁，脸上象一枚八月成实了的大核桃，爬满了皱纹。两鬓染满白发，嘴巴上的胡楂刮得净光。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可是解放二十多年，在党的教育下，长期跟着筑路队伍南北转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不断改造世界观，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更加焕发青春，充满朝气。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的报告，简直象在蒸气机的锅炉里又加一把火，烧得他浑身热气腾腾，连走路脚步，说话的嗓门儿，都格外有劲儿！此刻，他瞥了一眼围坐在会议桌两旁的人们，见大伙正聚精会神的做着记录。他车转身子，用粗大的指头在地图上使劲一划拉，说：“这条铁路就建在地下煤海上。农业要‘跨江’，肥料要跟上。这里产的煤炭是生产化肥的最好原料，更是搞四个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动力原料。上级要求我们要以最短的时间抢通这条铁路，把煤运出去！”停顿一下，他又把身子转向大家，很有气魄地继续说：“资本主义国家想卡我们发展农业的脖子，突

然提出,要把今后几年我国进口化肥的价格提高三倍。化肥工人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大打一场化肥翻身仗,这就要我们筑路工人用最快的速度,学习大庆人那种头顶蓝天、脚踏荒原,革命加拚命,窝头加野菜的革命精神,把任务拿下来!”高春山越说声音越激昂洪亮,“同志们!上级党委提出,施工只用一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测量这条线路要用多长时间呢?”他不等别人回答,又猛然伸出两个手指头,“我们是给火车定路标的人,就要用比火车头还快的速度来测量——两个月!”

“哗——”高春山的话被一阵热烈的掌声淹没了。

形势讲清楚了,任务也交待明白了。总队党委又按三个测量分队,把线路划分为三段。各分队的干部一听,不用言语,也都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中段的铁骨峰,山高地险,据初步掌握的资料,桥梁和隧道相连,有座车站也要建在隧道里。所以,任务最艰巨。

在会议桌右边坐着的一个老测工师傅,正把头凑到邻座一个中年人的胸前,小声地争执着什么。老师傅几次要站起来说话,都被那中年人扯住衣襟。显然,这个中年人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当老测工最后一次被他拉住后,再把头伸过来和他争辩时,他已一言不发,执拗地把脸扭向窗口,连看也不看一眼。

这老测工五十多岁,粗黑的眉毛,一双闪着炽热光泽的眼睛。高春山认识,他叫鲍如杉,是二分队的一名测工组长,很有野外作业经验,更有一股子闯劲!在鲍如杉的旁边坐着的这个中年人,高春山更熟悉,他叫苑树春,也是个工程师出身,是测量二分队的队长,因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现在深怕有人再批评他“技术挂帅”,因此工作谨小慎微,尤其对业务工作束手束

脚。所以，刚才高春山交待任务的时候，鲍如杉要抢中段，而苑树春却竭力反对，两个人正在私下争执不休，却被高春山看出来。

“苑树春在挡路啦！”高春山和王坚书记商量了一下，然后用手中的红铅笔在茶杯上当当一敲，人们静下来了，他才故意大声地问：“哎，老苑，鲍师傅和你商量半天了，看你们的架势，是要抓中段啦？”

高春山这一“军”，将得苑树春直挠头皮，支支唔唔地说：“支部书记老赵到局‘五·七’干校学习还没回来，这么大的事，可得等……”

他的话还没说完，会场里就响起一阵轰堂大笑。

高春山并没有笑，他知道苑树春是有意搪塞，就一针见血地说：“老苑，你这是在耍滑头吧？这么急的任务，你要等上三个月再定吗？”

苑树春虽然被人们的笑声闹得满脸发烧，但心里自有老主意：这么重的任务，可不是过年放爆竹，响过拉倒的事儿。现在报纸上天天批“唯生产力论”，还听说铁路上有人提出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我们的工作也得稳当点，不能冒冒失失……他脑子象“呜呜”旋转着的搅拌机的料仓，突然“咚”的一声，停转了，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干脆一声不吭。

苑树春可万万没想到，高春山硬“啃”住他不放。高春山和王坚书记等几个总队党委成员商量一阵子，却敲板定调地说：“好，那就一分队抓南段，三分队测北段，二分队攻中段，定了。”

苑树春被总队党委的决定弄得目瞪口呆，一言不发是不行了，忙站起来讲条件：“决定叫我们攻中段，我们只好认了，但总队得派些人下去帮助我们，不然，我这个独角戏是开不了场。”

高春山会心地呵呵大笑起来：“告诉你吧，老苑，不要这边刚跟你开了张货单，你那边就划着圈圈想抬高价格。你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有多少条新铁路线在同时测绘吗？我们现在的单位就是新单位，新人员，测新线。这个‘新’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一片新气象的‘新’，是生气勃勃的象征啊！”

高春山特意把这一连串的“新”字说得又脆又响，苑树春黑沉着脸，不吭声了。

会后，高春山和苑树春相跟着来到食堂。高春山买了两个馒头，一盘肉炒辣子榨菜；苑树春买了两个糖包，一盘糖酥肉。为了便于谈话，高春山选择在一个避静无人的餐桌上，和苑树春对面坐下。

苑树春一边咬着糖包，一边挟着一片糖酥肉填进嘴里，说：“高总，不是我有意推担子，测这样一条重要的铁路线，谁不为国家着急呀！可急归急，正因为事关重要，我更不能只顾会上拍胸脯，到期完不成，那责任……”

“噢，归根结底你怕担责任是不是？哎，来，这榨菜炒得很有味，把筷子往这边伸伸。”高春山把自己的菜盘往苑树春面前推推，又用筷头点点盘里的菜说，“看你，主食是糖包，付食也是带糖的，不要总吃甜的，也尝尝这辣的。”

苑树春摇摇头说：“那榨菜艮，我不敢咬，怕硌着牙。”

高春山见苑树春不动筷，就狠狠地挟了一大筷榨菜放进

他的碗里说：“来来，先不要怕，要相信榨菜再艮也总是食物，硌不坏牙，一定会被牙咬碎的。而且牙也是磨锋利的，要敢咬硬的、艮的、辣的；不要总喜欢嚼甜的、酥的、脆的。糖虽然吃起来甜，可对牙齿腐蚀作用很大。对工作也是这样呀，我说老苑。”

高春山说着仰起脖子哈哈大笑起来。苑树春也省悟了，不自然地说：“哈，高总，闹半天你是在指桑说槐呀！”

高春山收敛笑容，话归正题，真挚地说：“老苑，不是我逼你拍胸脯，说大话，是革命形势在督促我们在学大庆的路上甩开胳膊腿，迈开大步闯啊！不过我坚信不移，这项任务你们一定能按期完成！”

高春山说了这一大堆话，苑树春象被糖包塞住了嗓子似的，硬是不表态。

高春山又凝思了片刻说：“这样吧，你要求总队派人下去帮助工作的事，后几天，给你派一个去，听清了吗？只派一个。”

这句话真比仙丹妙药灵验，苑树春立刻把嚼着的一大口糖包伸脖子咽下去，瞪起眼睛来说：“行啊，只要有上级领导去，派一个也不嫌少啊！”

高春山说：“老苑，你不要对派去的人想得过高，要把眼光盯在群众身上，一个人浑身都是铁，能打成几把地质锤啊？满脑袋都是能耐，又能装多少条啊？再说，要派去的人我知底，他也没有什么翻云覆雨的本事。”

苑树春这时才觉得心里宽慰了许多，他诡秘地看着高春山，心里在想：我肩上担着一千还是八百？你老总知道。既然你同意派人来，那怕就是来个‘泥象’，到时候出个三长两短，我

也……

高春山没有注意观察苑树春的情绪，他的感情又被眼前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振奋人心的国家前景所激动，心里象装着一口沸水锅，一双手里象捏着两把火，浑身热腾翻滚，继续说：“老苑，挺直腰杆，拿出魄力来，毛主席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我们国家在经济上一定要来一个大飞跃，我中肯地向你说，只要坚持走大庆的道路，有大庆人的志气，我们这任务就没问题！”

吃过饭后，高春山把苑树春送上回二分队的盘山公路，还一再嘱咐他回队后很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困难。

二

今年冬天的雪真勤，第一场雪下过不到三天，第二场大雪又跟着飘落下来。这大朵大朵的雪花，安详恬静地下了一天一夜，象由天上垂下的巨大棉帘，把山弯、树木、山路都蒙住了，满眼洁白，平地积雪也足有一尺厚。

这一场大雪又给测量队增加了多大的困难呀！寒流紧跟在大雪的后面。一夜之间，挂在院里百叶箱里的寒暑表，红色的水银柱又下降了好几度。人们一张嘴，呵出的便是一团白气。由于地温的影响，初落的一层雪，白天融化了，夜间又结成了冰。从二分队住地往中段铁骨峰的盘山公路被大雪封住了，人走都打滑，汽车更走不了啦。看样子十天八天的不能走汽车，测量队进不去山，可把人急坏了。

二分队的办公室设在一栋活动板房里，苑树春坐在办公桌前楞楞地望着窗外的皑皑白雪，烦恼极了。吃过早饭，他给总队党委打了份报告，请求修改测量计划，把铁骨峰地段的测量工期向后拖延半个月。可是给总队党委打报告又谈何容易，他知道，要把这咽喉地段拖延半个月，总队党委是不好通过的。铁骨峰地区有两座又长又大的隧道，一座大桥，一个大枢纽车站，测量工作量非常大，工程的日期简直是按天计算的，要是误了工期，就会影响全线的通车日期！那么不打报告又有什么办法呢？大雪封山，汽车开不进去，人又没长翅膀，这是老天爷不帮忙啊……对，再到公路上去一趟，详细查清雪情，把根据写得更充分，党委也得讲究实际。苑树春放下手中的笔，穿好大衣，走出门去。

苑树春前脚走出门去，高春山后脚就背着行李走进屋来。他是个人请求，经党委研究同意，下到二分队来蹲点帮助完成中段测量任务的。高春山见屋里没人，就放下行李，从背兜里掏出毛巾，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走到桌旁，见桌上摊着苑树春写好的报告，暗笑了：果然不出所料，老苑又被一场大雪给捂蒙了，想要打退堂鼓！嘿，老天有什么可怕？咱们可以去找“上帝”想办法！高春山把苑树春的报告翻了一下，推向一边去。

“上帝”这两个字是高春山学习了毛主席《愚公移山》光辉著作以后，常用来比拟革命群众的口头语。所以，高春山把毛巾放好，就推门出去，找测工们去了。

铁路新线工人住的房屋也总 and 它们主人的性格一样——最爱和大山峻岭较劲。二分队的住房虽然只有三十几栋，为

了不占农田，分散在大山的几道坡坎上。为办公和对外联系方便，队部的办公室住在紧挨公路的最下一道坡坎上，中间是食堂、烧水房，外加一个篮球场，往上走才是测量队员们住的帐篷宿舍。

虽然大雪铺天盖地，寒气煞骨煞肉的冻人，测量队员们的住地仍然热气腾腾。有人在挥动大扫帚和铁锹，打扫门前屋后的积雪；有人在整理自己的标杆和安装地质锤把；篮球场上穿秋衣的“红队”和“兰队”正在酣战，篮球砸得冻地“嘣 噎 嘣 噎”地震山响。在最上一栋帐篷的后面，是一道陡峭的悬崖，崖顶上长着一株七杈八杈的老松树。树上垂下一条绳子，一个人正象“钻天猴”般地拽着绳子敏捷地攀上悬崖，崖底下发出一阵呼号喊叫和噼噼啪啪的鼓掌声。此时，崖底下集聚的人比篮球场上看球赛的人还多，气氛也比球赛热烈。

高春山抬头望望，荡上崖顶的那人象个老将。他又用手遮住积雪刺眼的反光，细细辨认：啊！那是鲍如杉师傅！高春山快步穿过扫雪的人群，绕过热闹的篮球场，走到崖下时，鲍如杉已经从崖上缕着绳子溜下来了。

“鲍师傅，你看，高总工程师来了！”一个虎头虎脑的胖小伙子站在人群的外面喊道。

“噢，好！”鲍如杉听说高春山来了，显得格外高兴，急忙抬头向人群外面望去，然后把一只沾着雪水的大手在衣襟上使劲蹭蹭，迎着高春山走去，说：“高总，我也正想去找你。”

高春山热情地紧握着鲍如杉伸过来的滚烫厚实的大手，很有兴趣地问：“老鲍师傅，你们这是……”

“噢。”鲍如杉扭脸瞥一眼拴在树杈上的绳子，说：“我们这

是在演习呐。”

“演习？”高春山一怔，眼里立刻闪射出兴奋的光芒：“演习攀崖？”

“嗯。”鲍如杉认真地点点头。

刚才喊话的那个胖小伙子挤上来插嘴说：“这叫演习插翅膀！”他朝着四周的雪地呶呶嘴，眉飞色舞地继续说：“天下了一场大雪，公路上跑不了汽车，苑队长就想打退堂鼓。鲍师傅说，我们就是要长出翅膀来，飞进铁骨峰。我们给总队党委打了一份报告，正准备派人送去，就交给您吧！”

小伙子说着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信纸，展开递给高春山。高春山双手捧在眼前，神情专注地看着，不由得读出了声：“……有大庆人在前面引路，大雪封得住山，封不住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汽车不能运，我们用肩膀扛；帐篷运不进山，我们住石洞……”报告中的每一个字都透着测工们学大庆的铁石般的决心和高昂的干劲。高春山越看心潮越激动，他又想起摊在苑树春桌上的那份报告来。同样是向总队党委打报告，可是两份报告多么鲜明地反映出两种思想啊！

测量队员们满腔的革命激情，鼓舞着高春山更加坚定战胜艰难险阻、赢得胜利的信心。他手里捏着这份报告，好象触到了工人们的一颗滚烫的心，烧得他心头发热。高春山望着胖小伙子方方正正的红脸膛，问：“是你写的？”

胖小伙子摇摇头，尊敬地望着憨笑的鲍如杉，说：“不，是鲍师傅写的，我抄了一遍。”

高春山非常敬佩地说：“老鲍师傅，这份报告写得好，我相

信党委会同意的。总队党委这次派我来，就是找你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参谋制定斗天方案来啦！”

鲍如杉一听党委这样信任群众，高兴得宽阔的额头上闪着光采，铮铮有声地说：“党这样相信我们，铁骨峰就是刀山，我们也敢踹出一条路来。来，高总，进屋去，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人们簇拥着高春山和鲍如杉，呼呼喊喊地走进绿色的大帐篷里去。这个“参谋会”，一开就是一天，高春山连中午饭都是在测量工人住的大帐篷里吃的。晚饭前，“参谋会”结束了，高春山心里有了谱儿，才去找苑树春。临走时，鲍如杉压低了声音，心情沉重地对高春山说：“高总，现在有人要批四个现代化，是怎么回事呢？”

高春山的脸上，立即罩上了一层阴云，语调里充满着激愤，说：“我也闻到风声啦，这股风可能会越来越猛。可是我们不要怕，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理直气壮！”

“对，任它风再大，这铁骨峰我们非爬上去不可！”鲍如杉紧紧握住高春山的手，把高春山送出门外。

高春山回到队长室。这是一栋角铁焊架、外面翠绿，里面刷着淡黄色的活动板房。苑树春正坐在桌前凝神修改给总队党委的报告，见高春山进来，忙站起来招呼说：“高总，你到哪里去了？上午就听说你来了，只见行李，不见你的影子。”他随手拉过一把椅子，让高春山坐下，把“报告”摊在高春山的面前说：“你来得正好，我正为进山的事着急呢。我给党委打了一份报告，你看看。”

高春山把“报告”掂在手里，说：“你的这份报告，我来时就看过了。”

“那好呀，你有什么意见？”苑树春急忙追问。

高春山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同意！老苑，这条铁路线的重要性和工期的紧迫性，上次会上就说清楚了。不用说拖延半个月，就是拖半天，总队党委都要掂量掂量呀！”

苑树春见高春山态度坚决，想将他一军，就摊开双手说：“老天爷不帮忙，我可实在没办法，你是总工程师，有什么好办法就往外亮吧！”

“老天爷不帮忙有什么可怕，我们会战胜它的。要说好的办法，我虽然没有，可是群众里边多得很。”高春山说着，从衣兜里掏出鲍如杉的报告，递给苑树春说：“我这里也有一份给党委的报告，请你看看。”

苑树春展开鲍如杉的“报告”，眼睛来回一扫，而后又叠起来，交给高春山，冷淡地说：“唉，话是好说，可是，测量工作是搞科学，可不是小孩子荡秋千，闹着玩的。”

高春山力图说服自己的这位同行和下级，便把他刚才在鲍如杉那里，亲眼看见工人们练爬山崖和开“诸葛亮会”的情况，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末了说道：“老苑，鲍师傅提的翻崖进山并不是空话，我们这支队伍是测量工，翻山越岭，过沟攀崖，早就有一些功夫，再来一个火线练兵，人人都变成一只爬山的虎，攀崖的猴，大雪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

苑树春原来也是为进山的事着急，现在见高春山态度坚决，心里也受感动，便从高春山的手里收回自己写的“报告”，

折好装进上衣兜里,并表示暂按鲍如杉的办法做,“报告”还留着,需要的时候再往上递。

高春山也没说什么,当天晚上,在分队党支部会上,决定两天以后,冒雪进山。

三

两天后的早晨,测量队员们象出征的战士,全副武装,披着金色的霞光,钻过满山遍岭的荆棘,踩着埋过脚面的积雪,向铁骨峰前进。

高春山背着行李,扛着涂有红、黑杠杠的标杆,和鲍如杉并肩走到最前面。插在标杆上的三角小红旗,迎着山风呼呼啦啦的飘动着,象一支猎猎燃烧着的火炬,为测量队员们引路。鲍如杉是抗日战争时的老游击队员,对这一带的地理很熟悉。他领测量队员们走的这条小道,就是三十年前抗日战士踏出来的路。测量队员们跟在身后,鱼贯而行。远处峰峦迭嶂的高山,戴着白色的雪帽,直指蓝天。沿着谷底,一股清澈的泉水,石拦不断,冰封不住,正冲破冰封雪压,跳跃地向前奔流。人们的心情非常兴奋,对测量队的生活充满着热爱和自豪!

队伍来到一处叫做刀削岭的绝壁前停住了。翻山进铁骨峰,走近路必须攀登这道绝壁。当地有这样几句民谣说:“刀削岭下抬头观,头上只见一线天,风大鹰回头,壁陡摔死猴。”苑树春走到绝壁之下,往上一望,绝壁耸入云天,一块块巨石象一只只张牙舞爪的猛兽,向苑树春头上扑来。苑树春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这里正想看看鲍如杉如何爬上这飞鸟难渡

的绝壁，那边，鲍如杉手拿一根带铁头的鬃绳，对准石壁上的一棵倒悬的松树扔去。神话般的奇迹出现了：那根绳子不偏不倚，正搭在一根粗壮的树杈上。绳头转了两圈，鲍如杉把绳子一拽，绳子象变魔术似的，牢牢系在那棵松树上。鲍如杉头一个爬上了这如刀切一般的绝壁。然后，高春山等一个个果真象爬山虎似的上了绝壁。苑树春在小胖子和测工们的帮助下，也闯过了这天然屏障，上了通往铁骨峰的天梯。

测量队员们爬上刀削岭，前面的道路已被视为坦途。下午，就走到了刀削岭和铁骨峰之间的一道峡谷，谷底有一条小河蜿蜒流过。跨过小河，鲍如杉把队伍一直领进当年抗日时期自己住过的石洞前。这个石洞的顶上长着苍翠的松林，前边临河，从洞门到河边有二百米左右的开阔地，长满密集的杂草。人们把行李、测量仪器、粮袋堆放在洞门外，抬头仰望，只见在洞口上方，石壁上刻着的五角星仍然依稀可辨。鲍如杉挤过人群，指着洞顶上的五角星，自豪地说：“同志们，这就是当年抗日游击队住的革命大厦呀！”

大伙把目光一齐射向那颗五角星，抑制不住崇敬的感情：当年，革命先辈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不顾抛头颅，洒热血，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今天，我们筑路工人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传统，踏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铺设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

高春山没有料到在这深山峻岭中，还保存着这么一处“革命遗迹”，那颗五角星不正是鼓舞我们今天去战胜困难的力量么？他扭过身子，对小胖子说：“小赵，拿出红铅油来，把这颗五角星涂得越红越好，让革命的红星指引我们继续革命，胜利前